

# 《过年书》(书摘)

□冯骥才



## 《过年书》说

近年来,我特别想编一本书,即《过年书》。因为我写了太多的关于年的文字,小说散文也好,随笔杂文也好。我是从农耕时代过来的人,对年的情怀和记忆太深。年是中国生活和文化中太陈太浓太烈太醇的一缸老酒,而且没有一个中国人没尝过。

也许为此,在上世纪社会开放、生活改弦更张,加上西风东渐,固有的传统便渐渐松散,年味发生淡化,我因而忧虑,生活不能不知不觉失掉了这么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失却了年的风俗,那就不仅仅是一顿年夜饭,而是几千年创造的各个地域千差万别灿烂缤纷的年文化,这里边还包裹着我们民族对团圆、慈孝、和谐、平安和幸福执着的精神追求。于是,我开始关切、思索、思辨、探究年的内涵、性质、意义、不可缺少的道理,写成文章,或向公众讲述;进而对一些重要的年俗如花会、窗花、年画等进行田野抢救;在各种与年相关的社会话题上发表意见,如春晚、春运、短信拜年、鞭炮等。我的本意是保护好和传承好传统的年文化。

另外还要做一件事,是为加强年的本身而努力。一是向国家建议除夕放假;除夕是年最重要的日子,不放假,就无法过好年;这个建议被政府采纳了。二是建议将春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与历史经典。一旦被国际公认,列入世遗,将极大提高国人的文化自信,同时春节将成为全世界尊重与喜爱的节日。

为此,我写了许多文章、建议、提案,做了许多演讲,通过媒体表达出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与意见。近40年来,写年、说年、谈年、论年,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于是,我很想把它们汇编一起,看看年的当代兴衰与走向,也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力。

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春节申遗成功——闯入我们的生活。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春节成为人类的文化瑰宝,一方面当之无愧,一方面喜出望外。而竟在此时,作家出版社约我编写此书,正合我意。知我者,作家出版社也。于是着手编辑修订,配图成书。

此书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年的抒情散文;第二部分是所思所想;第三部分为前20年民间文化抢救中有关年俗和“年艺术”的文章;第四、五部分是年的思辨、见解、建议,有文章、有演讲、有访谈。

我的关于年的各类文字总有数百篇,这里选50篇,简而括之,为了一种纪念。纪念自己与民族这个重大节日之间的精神性的故事;更是纪念春节列入世遗这件历史性和永恒性的盛事。

由衷地祝愿,春节在中国和世界的现代文明中散发出更璀璨的光彩。让文明更文明。



杨柳青古版年画《新年多吉庆 全家乐安然》

## 过年

儿时最快乐的日子是过年。

不同的人生境遇有不同的过年的滋味。穷苦的人在过年中自寻安慰,幸运的人过年享受幸福。然而,不管贫富,一般人儿时的年总还能无忧无虑,因为生活的愁苦都被大人藏在自己身上了。

天津这里的年是从厨房的灶龛摆上糖瓜就开始了,尽管离着大年三十还有20多天,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很大的快乐即将开始。虽然大人在给灶王摆供时特意留给了我两个小糖瓜,我还是更喜欢大人不注意时,从灶王爷身前的碟子里偷一个糖瓜,尝一尝“偷吃禁果”的快乐。

接下来,便是好戏一样样开始。

大人们用被单和旧报纸蒙盖屋中所有的家具,用头巾或一块布蒙住自己的脑袋,将鸡毛掸子或扫帚绑在竹竿前端,在屋顶上划来划去,清除边边角角的蜘蛛网和灰尘;跟着把所有窗子都擦得几乎看不见玻璃,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窗外的景物。身居租界地的五大道的住户大多是四处迁来的移民,各地的风俗不同,有的地方不贴门神,吊钱只是天津本地盛行的年俗,所以五大道人家很少用门神吊钱。然而,家家户户的屋内却都贴上花花绿绿的年画。我小时候家里已经贴杨柳青木版印制的年画了,都贴石印或胶印的年画。新式年画颜色更多,形象更立体;我最喜欢三国故事的年画,比如《三英战吕布》《草船借箭》《辕门射戟》等等。这喜好肯定与姥姥紧密相关。

最叫我兴奋的烟花爆竹,也是每个男孩子的最爱。由于鞭炮只能过年时放,一年只这几天,便爱之尤切。逢到年根,家里就从老城娘娘官前的鞭炮市用三轮车拉来满满一车鞭炮,搬进一楼那间小小的茶室里,叫我的心儿激动得怦怦跳。在各种诱人的鞭炮和烟花中,最刺激人的是三种:一种是“足数万头”的钢鞭,长长的一包立在那儿,快和我一样高,响起来必须捂耳朵;还有一种名叫“八仙过海”的烟花盒子,只要点起来,各种烟花一连十多分钟;一会儿窜花,一会儿打灯,一会儿喷火,花样翻新,连绵不绝,叫人不肯眨

眼;再一种是大金人,黄泥做的老寿星,很重很重,外边刷一道金,里边装满火药,头顶是药捻子,点着后,从老寿星光溜溜的头顶向上“吡花”,愈吡愈高,最高可以吡过楼顶,要上天了!

每到过年,娘娘宫有一条街是“鞭炮市”,红红地摆满烟花爆竹,像站满大兵,现在居然搬到我家来!然而,大人们却把这小茶室的门锁得严严实实;我认为是防我,其实是不准任何人进去。那时男人们大多吸烟,怕把火带进去。

这些鞭炮是在大年三十夜里放的。但每年大人都会给我一些特别的恩惠,几挂小鞭,黄烟带炮、地老鼠、吡花之类,允许我在院里放一放。我太调皮,总要想些“坏点子”,弄出一些恶作剧,比如把点着的几挂鞭扔到鸡窝里,或者拴在猫尾巴上,有一年就把手中的老虎猫吓跑了再也没回来。长大后,我一直为我儿时有过虐猫的劣迹感到耻辱。

对于孩子们,过年还有一件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美事,就是无论怎么喊怎么叫怎么闹,大人也不管。不会训斥你,更不会打你。过年是神仙当家的特殊的日子,连父亲平日的一脸正经也给夺走了。过年只准笑、不准哭,不能吓唬孩子,更不能打孩子,所以这几天可以放开手脚地胡闹。我的妈妈对我说:“你要闹过头了,小心过了年跟你算总账!”果然,一年的初二,我在客厅耍一把木头做的“青龙偃月刀”,耍过了劲儿,啪的把一个贵重的百蝶瓶打碎。父亲脸色都青了,但他居然忍下来没说我一句。可等过了年,赶到我调皮惹祸的当口,把我狠打一顿,我感到了有几下是与百蝶瓶有关。

过年虽然放纵孩子开心,大人们对自己却管得很严。无论谁都不准查拉脸蛋子,人人满脸堆笑,嘴上总挂着各种吉祥话,碰到与丧气的字同音的话必须绕开说;白颜色的东西不能放在表面,窗户上只能贴红窗花;不能扫地;尤其三十晚上,所有屋里的灯全要开着,一直开到初一天亮。有时忘了关,初一白天还亮着。

年夜饭必定是最丰盛,餐桌上一定要摆上宁波老家传统的“冯家鸭”,还有年糕汤、雪菜黄鱼、苔条花生,但都没让我流下口水,整整一天我都焦急地等着饭后那场爆竹烟花的“盛宴”。可是放烟花要等到子午交时,从下午到午夜是我一年中感觉最慢的时间,一次次悄悄去拨快壁炉上座钟的表针。大人们笑道:拨到12点也没用,太阳



《过年书》,冯骥才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1月

还在天上呢!

燃放花炮是天津本地最疯狂的一项年俗。天津这里是码头,码头上争强好胜,无论人和事都是硬碰硬,天津人放炮要相互比拼,看谁放的炮大,谁放得多,谁放得胆大。这一较劲,鞭炮就疯了。五大道上的人家虽然是外地移民,但非官即商,官商都讲究排场,闹得愈大愈牛,而且官商都有钱,这一来五大道的花炮放得反而比老城那边还凶。

临近午夜时,随着外边的鞭炮声愈来愈响,大人们开始把花炮从茶室搬到后院,那场面有点像大战将临。我兴奋得跟着那些搬运花炮的大人从楼里跑进跑出,完全不管外边寒风刺骨。急得我的妈妈使劲把我往屋里拽,等到把长长的鞭炮在竹竿上拴牢,烟火盒子和大金人都搬上墙头,我和全家都趴在餐厅和客厅的窗台上,关了屋里的灯,一片比梦还灿烂的烟花世界呈现在眼前。我和姐姐妹妹们所有欢叫和惊叫都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鞭炮的炸裂声中了。我现在还记得一家人被闪动的火光照亮的每一张表情的脸。母亲似乎更关心我们脸上的表情。更叫我激动的是,我家的鞭炮声已经淹没在整个城市鞭炮惊天动地的轰响中。一个“年”的概念不知怎么深深嵌入我的心里,便是——普天同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记住这个词儿,什么时候懂得其中的含义,反正现在明白了年的真正的理想。不能往下再说了,再说就离开童年和五大道了。

年年夜里,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入睡的。反正一定是困得不行,用火柴棍儿也支不住眼皮时,便查在哪儿,叫妈妈把我背回屋,脱了衣服盖上被,呼呼大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一准一个红通通发亮的大苹果放在枕边。这是母亲放的。母亲年年夜里都会到我们兄弟姐妹屋里转一圈,每人枕边放一个大苹果,预示来年平平安安。

我的孩提时代还有一件幸福的事,是我有两个妈妈。一个自然是我的母亲,我的生母;另一个是我的奶妈。我和弟弟妹妹都不是母亲奶大的,母亲没奶,我们都是吃奶妈的奶。南方叫“奶娘”,北方叫“奶妈”。据说母亲坐着胶皮车到老城那边侯家后的老奶店去找奶妈,一眼相中我这个奶妈。我奶妈是河北沧州人,家里很穷,把自己刚生的孩子放在家,出来当奶妈赚钱养家。她长得结实,大胳膊大腿,像男人,皮肤黑又亮,奶水很足。母亲就把她带回来给我做奶妈。我家谁都不知她姓什么叫什么,我小名叫“大弟”,都叫她“大弟妈”。她高兴这个称呼。

……  
她对她的爱有过于我的母亲,是不是与我吃她的奶有关?有时我想找母亲要的东西不好说,就对她说,只要一一说,她立刻想办法给我弄到

手。比如过年时的大炮——两响,这种炮孩子是不能放的。炮身上下两截,立在地上点燃,下半截先在地上炸开,上半截飞到空中再炸。这种炮很危险,点炮要手稳,躲闪要及时,不然就会被炸着。大人从不给我放。她却给我悄悄弄来一个,但不叫我摸。这炮属于我,却放在她的小柜门里,替我“藏”着,还不准我告诉别人。这是我和她一个共同而快乐的秘密。

原本说我断奶之后她就回沧州了,谁知断奶后她仍守在我家。是她舍不得我,还是母亲把我交给她才放心?

大概我4岁那年的年前,她忽然接到沧州那边来信,说她母亲闹眼病要瞎,要她马上赶回去。她匆匆忙忙收拾东西,走之前带我去一趟娘娘宫,在年集上给我买了好多好玩意儿。鱼灯啊、纸气球呀、脸盆呀……每样东西我都喜欢得要命。

回到家中,她先从柜里拿出一个小纸包给我,这是她年年过年期间替我存起来的压岁钱,她叫我收好,然后拿起一个蓝布小包袱就要起程了。这时我紧紧抓住她衣襟,一直跟着她走到院中,她抹着泪对我说:“大弟啊,妈妈不能陪你过年了,不过正月十五前我准回来,准回来……”我怕我哭,忽然从怀里摸出那个为我“藏”着的两响说:“妈妈为你崩崩邪气。”说着把炮立在地上,划着火柴,但院里风大,没把炮点着就被吹灭;她凑上前再去点,没想到这炮药捻子太急,一点就炸了。在响声和火光中,只见她双手捂着脸,大家都以为她的脸被炸了,待她松开手,满脸黑,我吓哭了。她忙说没事,叫我别怕,掏出手帕把脸擦净,朝我咧嘴笑,脑门上明显鼓出一个又大又亮的包。

在我的哭声中,她带着这个鼓鼓的包走了。过了年,正月十五,她没有回来;转了一年也没回来,大家都认为她不再回来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又一年大年三十夜里,家里人忽叫我到院里看一件东西。我打着灯笼去看,挨着墙根放着一个荆条编的小箩筐。家里人告诉我,这是我奶妈——大弟妈托人从乡下捎给我的。我听了,心儿陡然地跳快了,忙打开筐盖,用灯一照,一个又大又白又肥的东西,再看是个大猪头,两扇大耳,粗粗的鼻子,两个很大的鼻孔直对着我;雪白的脑门上点了一个枣儿大的红点儿,可爱极了……我不觉抬起头来,仰望着在万家烟花的辉映中反而显得黯淡了的寒空,心儿好像一下子从我身上飞走,飞啊,飞啊,飞到我那遥远的乡下的老妈妈的身边,扑在她那温暖的怀中,叫着:“妈妈,妈妈——”

这是我童年过年最深刻的记忆了。

# 《北京人在德国》中的文化交融

□姜昆

《北京人在德国》是旅居德国的华侨昌宏的倾心之作。昌宏来自北京,祖孙三代都在北京生活,带着老北京人的深厚底蕴。踏上德国土地后,他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都成了书中一段段鲜活的故事。

老北京人有个毛病,什么事都爱说道说道,掰扯掰扯,眼睛不揉沙子,看人都能看个底儿掉。昌宏把这些毛病都当成自己写作的独特视角,将德国人、在德国居住的华人,描绘得活灵活现。北京人的幽默与调侃,是这本书的灵魂所在。昌宏讲故事时,那些地道的京腔、风趣的俗语,让读者忍俊不禁。他把在德国遇到的文化差异、生活趣事,用充满京味的语言娓娓道来,像是和老友唠家常,亲切又自然。北京人读来,更是觉得过瘾,熟悉的乡音乡情,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在他笔下,德国人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有血有肉、性格各异、思维方式、日常习惯,与华人形成鲜明对比又奇妙交融。而华人在异国他乡努力扎根、抱团取暖的模样,也被细致勾勒,他们怀揣着对家乡的思念,在陌生土地上勾勒着自己的生活蓝图,这何尝不是他们也在书写奋斗篇章呢?

从文化层面看,这本书是中德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它不仅展现了德国社会的风貌,也让德国文化与北京文化在字里行间碰撞、对话。昌宏以故事为桥梁,带领读者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让我们看到不同文化的魅力与差异,更懂得尊重与包容。

《北京人在德国》不只是一本记录异国生活的书,它是文化的盛宴,是乡情的寄托,是对多元世界的探索。它让我们明白,无论走多远,文化根源都是我们的精神底色;而不同文化的交流,能让我们的视野更广阔,心灵更丰富。在今天的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同、全球一家人等诸多的价值概念下,真希望读者们除了《北京人在纽约》外,能继续读一读《北京人在德国》。

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书写他们周围的环境和人们,集中起来,那可就是——一本《中国人在世界》呀! (作者系相声表演艺术家)



2024年10月 《北京人在德国》,昌宏著,作家出版社,

## 新书书讯



《大海风》 赵德发 著 作家出版社,2025年1月

《大海风》以黄海之滨的马蹄所和青岛、上海、大连等城市以及广阔的海洋为故事发生地,书写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的渔业史与航运史。主人公那昭行是渔家子弟,他在青岛读书时开阔了视野,决心向张塞学习,实业救国,用船队振兴民族航运业。国运不济,外敌入侵,他的事业只能半途而废,义愤填膺的他决定带领民间武装走进深山……小说浓墨重彩刻画了主人公的坚强性格、进取姿态与家国情怀,讲述了扣人心弦的航海故事。



《粮草官》 海飞 赵晖 著 作家出版社,2025年1月

本书是海飞继《风尘里》《江南夜》《昆仑海》后推出的又一部大明谍情小说。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战争爆发,前线战事危急,粮食紧缺,谍影重重。云城巡按陈集安为护送结拜兄弟,以粮草官身份押粮奔赴前线。一路危机四伏、人心叵测,越狱、丧弟、被俘、诬陷、阴谋,陈集安在种种煎熬中,开始了争分夺秒的运粮之旅,并掀开了东北边境小城的惊天谍情。



《一世机密》 石钟山 著 作家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

这是一部描写一对中共地下党员用一生坚守机密的长篇小说。1947年,潜伏在南京国防部二厅的我党地下党员苏南接到了潜伏重庆保密站的任务,却意外牺牲。我党地下组织紧急指示苏南的弟弟苏北,代替苏南去重庆执行潜伏任务。苏北当时在改编后的华东支队任分队长,兄弟俩长相相似,性格却迥异。在从南京开往重庆的客轮上,华东局的王特派员向苏北交代潜伏任务,并介绍苏南的有关细节,让苏北尽快进入角色……



《来自香海的女人》 棉棉 著 作家出版社,2024年12月

本书是先锋女作家棉棉回归大众视野之作。棉棉以敏锐的视角描画生活的形状、探求世界的本质,带领读者穿越时空,回到上海本世纪初的夜晚。那些年的上海,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交织,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氛围。人们在这里寻找灵感、体验生活,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香海女人”既独立自主又渴望爱情,既善于表达又隐藏内心,在城市记忆中编织出丰富的情感世界。